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設官部五十一

刺史　州佐總載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附　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附
中正

刺史一

原杜氏通典曰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爲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

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幷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爲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凖乃更爲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　後漢光

武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國各遣一使迎之界上）錄囚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為殿其有能者為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皆有從事史假佐（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延熹二年復斷之）或謂州府為外臺（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察聲實為九伯之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

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聞風棄官 魏晉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庶姓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庶姓謂非帝族凡單

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詔書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宋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後魏天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中次職令上黨王天穆世襲并州刺史又李崇為并州州舊多刧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置樓自崇始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

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　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刺史初除奉辭之日備列凾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及蘇綽為六條之制初文帝秉魏政令百官講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六條之例其畧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敦敎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役　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　隋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

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魏置使持節寵奉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為意仍舊存之後改為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名及於邊遠小郡乃不徵典故之失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別置都尉領兵兵不屬郡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為上中下三等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為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又有司隸刺史房彥謙嘗為之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置與漢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

刺史廵察每年二月乘軺廵郡縣十月入奏　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置廵察二十人一道二人以左右臺及内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為之兼按郡縣再朞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勑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小必由是一人兼理數郡自今以後採訪使但訪察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奏請並委之郡守不須干及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

改採訪使爲觀察觀察皆幷領都團練使其僚屬隨事增置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山川區域爲制諸道增減不恒使名沿革不一舉其職例則皆古之刺史云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諸州刺史無定員無職任特以爲武臣遷轉之次序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諸州各有州刺史與古之州牧刺史大小頗異 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 元以州次於郡刺史不設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次於府各置官屬

刺史二

原黄恭交州記曰秦兼天下改牧為郡監察郡縣糾過非常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行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䘏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剥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

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漢書曰武帝時田叔少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舉刺三河奏事稱意　又云王尊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

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又曰朱博遷兾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字貞先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　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頼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

曰种暠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絶暠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黄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珣為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旂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

閎還冀州刺史閎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賔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燾爲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乗法駕騑驂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　又曰賈琮字孟堅爲交趾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

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為揚州刺史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暝暗之中不燃官燭　又曰周乘為交趾刺史舉奏二郡穢濁太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魏志曰劉馥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

繼數年恩化大行　又曰徐邈為凉州刺史立明訓禁厚葬斷淫祠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匈奴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元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既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又曰賈

逵字梁道為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寛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　魏略曰裴潛為兖州時常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王隱晉書曰山濤轉為兾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兾州之士於是為盛　又曰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賔禮朝

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曰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曰山濤為兾州刺史裴君秀與濤書曰處方伯之任殊亦為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晉陽

秋曰胡質為荆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荆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為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禄之餘故以為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　曹嘉之晉紀曰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産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梁書曰蔡道恭字懷儉出為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司州㑹道恭病

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毋令吾沒有遺恨令取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還朝欲與同誓可與棺柩相隨也　又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甍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送迎　隋書曰劉仁恩為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　會稽先賢傳曰綦母儁為交州刺史詔賜高山冠絳三匹擁節臨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三輔決録曰蘇章為兾

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温顔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又曰韋康代父為凉一作荊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華陽國志曰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琰於廳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忠正

朝廷上下平明帝到南陽廵狩賜三公服勅行部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增唐書曰姜謩拜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顏遊秦遷廉州刺史撫邮境内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慰勉之　又曰太

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卹之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寃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羸馬羈勒有闕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為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沲河及滱

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
亢旱仁會自暴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
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開元十三
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許景先首中其
選自吏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
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

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内無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號鐺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詠之　又曰蕭定大歴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

績惟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為理行第一

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復歸户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

曰叚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

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

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

後端居靜慮而已　又曰劉贊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

有老婦捃拾於叢林之間猛獸將噬幼女呼號摶而救

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為異跡加金紫之服

累歳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授隋州刺史州遭李忠臣希烈殲殘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枝葉率心為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户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謠其能　又曰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産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是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

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　又曰朱敬則為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徒步而歸又曰許圉師轉相州刺史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為廉士其寬如此　又曰齊瀚定州義豐人為汴州刺史河南為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濟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瀚皆以清嚴為治吏民歌之

又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産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為矮奴城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感泣　又曰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内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乃表薦之　又曰馬燧改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燧乃務脩教

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穭穀人頗賴之　又曰皇甫無逸為同州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人往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為其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常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為期吏曰賊不

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没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内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廻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信忠勤勞進躬親自此每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為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邉戍兵入赴難關

隴郡邑皆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賊百端說誘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為徐州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為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為汝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為舒州刺史盩厔令李會為郢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劉禹錫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

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為死别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為人子每事尤須脩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忍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為連州刺史

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入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

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代珙鎮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孔若思為衡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為之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欽罪犯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

境内復輙以賙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下削階受代親友

唁之復怡然曰茍利於人敢憚薄責　五代史梁書曰

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愽營内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

郵遂使曹官擅其威福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

異端並河南州諸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憲宗

朝烏重胤為滄州節度使甞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朝命

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

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墉而叛哉遂

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隷牧管自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惟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肎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戚謂曰公身俸二千石鬢有白髮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為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臣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為愧安有積貨治産欲為豚犬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刺史三

原布政　露章　梁書曰夏侯亶字世龍為豫州刺史弟夔字季龍亦為是州並有恩惠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白帖曰何武字君公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為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九江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為大儒多優容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毀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立祠　罷市　又曰晉祖逖為豫州刺史行恩德及乎人為立祠　又曰羊祜卒人出為巷哭罷市四時置祭於峴山之陽改戶曹為辭曹　增

執蛟　放魚　山堂肆考曰隋嘉州刺史趙昱時有老蛟為害昱自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執蛟奮波而起　又曰唐孟簡工於書為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運甓

投環又曰晉陶侃拜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運百甓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優逸恐不堪事　又曰晉周訪為荊州刺史或說王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乃改訪梁州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因遺以玉環玉椀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

種松　植蘭又曰唐袁仁敬為杭州刺史植松以達靈隱寺凡九里號九里松　又曰宋羅畸為滁州刺史或曰滁州貧僻對曰此歐公之醉鄉也有庶子紫薇杏泉萬斛以為供給有琅邪幽谷白雲千頃以為職田何謂貧僻耶治廨宇於堂前植蘭數十本且為之記

原長一州　阜兆民周禮曰太宰職云一曰牧以地得民鄭注云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案賈公彥疏曰一曰牧以地得民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州別立一州牧使侯伯有功德者為之使統領二百一十國以有一州土地集安萬民故云牧以地得民也　尚書周官曰以倡九牧阜成兆

民

增古方伯 漢舊官 合璧事類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 東觀漢記曰州牧刺史漢舊官

陽名子 薛字孫 山堂肆考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州人感其德以陽名子 又曰唐薛逢為巴州刺史人歌之曰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原訓導諸侯 督察郡國 國語曰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按註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 漢書曰朱博奏漢家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其有異材功著者輒登擢秩卑加賞咸勸功樂進令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置刺史如故奏可

施教九郡 宣風萬里 王隱晉書曰王沈字處道為豫州刺史乃下教曰若能舉遺逸黜奸邪陳長吏可否皆給穀五百斛別駕主簿奉行九郡

施行 晉起居注詔曰太尉將軍衛瓘忠允清識文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為青州刺史以統戎政

聘求耆德 旌顯異行 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刺史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少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州中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分祿以養之 陶氏家傳曰陶清為荊州刺史旌顯所知三十餘人皆當世異行

石崇積財 王戎治宅 晉書曰石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積財不貲 又曰王戎為荊州刺史有司奏戎遣吏脩園宅免官詔以贖論遣還豫州刺史

勿令領兵 不宜去武 魏志曰杜恕字務伯云刺史勿令領兵以事久專上疏曰今牧守兼治民之術脩將帥之事云云 白帖曰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後寇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千騎長人 三虎隨

喪 白帖曰東方千騎長人謂諸侯也 又曰王業拜荊州還司隷道卒有三白虎低頭隨喪而去

增

經學政事 山堂肆考曰漢蕭育為冀州刺史以經學與士民講誦以政事為吏民悅服

撫字催科 又曰唐陽城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以時登觀察使數加詰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

草木知名 耆老歌德 又曰唐張萬福德宗時為濠州刺史上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襃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 又曰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廵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

議選朝臣 天中記曰開元十一年山東旱朝議選朝臣為刺史以撫貧民

詔舉良才 太平御覽曰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亟須良才請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矣王褒曰未審

為誰帝曰歐陽頠公乃授武州刺史

無留無滯 亦易亦難 山堂肆考曰始興王澹為荊州刺史曹無留事獄無滯因及還朝人歌之又曰王雍為相州刺史魏主戒之曰作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

截鐙遮圍 辭絹乞留 天中記曰澤州奏前刺史史延韜離州為軍民遮圍不放出城無截下馬鐙延韜夜開城門赴闕　太平御覽曰韓軌還秦州刺史神武欲軌還仍賜州人户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辭不受惟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

治尚簡易 政號廉平 山堂肆考曰唐獨孤及為常州刺史治尚簡易人皆愛戴餘糧棲畝甘露降庭　又曰唐劉德威為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

廣設耳目 又曰陽逖為光州刺史為政愛人廣設耳目時人謂有千里眼

宜用心腹 又曰李延賓為青

州刺史帝謂曰懷塼之俗世號難治宜用好心腹

面察能否　妙選賢良

又曰唐宣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除之　又曰唐則天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等奏言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望於臺閣寺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御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

鑄鐵灌賊　哭金感酋

又曰魏楊津除定州刺史時賊戎掠州境津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

星　又曰梁毗為西寧州刺史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號遇相攻奪毗患之後諸酋以金遺毗毗對金慟哭謂之曰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諸酋感悟遂不相攻擊

有君子心　得方伯體

又曰隋楊達為鄯鄭趙三州刺史文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

心者惟楊達耳 又曰吉翰為益州刺史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體

均賦他郡 還儲本州

又曰唐韓休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税廢獨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他郡此守臣私惠耳休曰刺史知弊而不救豈為政哉訖如休請 又曰唐李素直從蒲州刺史將行還所餘儲并釋器於本州齋圖書就道

畫像自戒 哦詩自娛

又曰後周申徽為襄州刺史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又曰唐韋應物為蘇州刺史在郡暇日惟焚香哦詩以自娛

父子風教 兄弟聲譽

又曰魏鄭述祖繼其父道昭為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軌以歸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十五載風教猶相同 又曰唐李義陝州總管甚有政績弟仲翔為陝州刺史兄弟相踵為守並馳聲譽

風觀月樓 三梁十

驛 又曰魏邢邵爲西兖州刺史有善政在郡起清風觀明月樓 又曰唐裴耀卿爲濟州刺史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上甚嘉之

言笑不苟　廉能可述 又曰唐韋安石拜德鄭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政尚清廉吏民尊畏 又曰唐塗晥以中散大夫爲江州刺史廉能可述號爲金聲玉色

下車驗獄　單騎造營 又曰隋辛公義還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斷決咸盡方還廳受新訟有須禁者即宿廳事終不還閤 又曰隋仁壽中山獠作亂資州刺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鞭人持稻　與軍采葛 又曰晉陶侃爲荆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又曰魏李遷哲爲信州刺史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爲糧

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

阡陌聚觀　風俗頓革

又曰唐李邕為滑州刺史上計京邑早有盛名人傳其眉目怪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門巷填溢　又曰魏寇儁為梁州刺史州人俗荒曠多為盜賊儁為立庠序勸農桑數年之間風俗頓革

楊津下教　何妥勤箴

又曰魏楊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為賊所劫津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者在城東被殺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云是已子津於是遣騎追收並絹俱獲　又曰隋何妥為龍州刺史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説教授之又作刺史箴勤於州門

飛鳥食蝗　大駮食獸

又曰蕭循為梁秦二州刺史時蝗害禾循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下食蝗殆盡　又曰兖州有甑山後魏時數有猛獸為暴張華原為兖州刺史忽有大駮食獸咸以為化感所致

郡神相迎　伯元來謝

又曰唐張開為荆州刺史至郡界忽見衣紫披甲冑者數十人自雲中而下開問其故對曰某荆州内外所主之神仰使君令名故來相迎耳　又曰晉殷仲堪為荆州刺史先是仲堪收葬江邊流棺其門前溝忽起為岸夜夢有人自稱徐伯元來謝且曰水中有岸其名曰洲君將為州也至是果臨荆州

教授生徒

又曰唐張鎰為濠州刺史延經術士教授生徒比去州境内明經者至四十人　又曰唐姚璹遷益州刺史初蜀吏貪暴璹摘發之無所容貸

摘發貪暴

力拒暴軍　禮接儒士

又曰唐張光輔討越王軍士恃功多暴狄仁傑時為豫州刺史力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以平賊縱暴横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劒加君項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改授復州　又曰周荆罕儒為泰州刺史禮接儒士世宗以為團練使

脩邵公廟

毀鼻亭祠 又曰高允為懷州刺史見邵公廟廢毀不立又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為善者何望乃表聞脩葺之 又曰鼻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舊傳象封於此後人祠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柳宗元作毀鼻亭神祠記

作均水法 還移稅錢 事文類聚曰戴叔倫守撫州刺史歲爭灌漑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 又曰李渤為虔州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賦米二萬石

錄名屏風 賜膳洛濱 山堂肆考唐太宗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朕嘗錄姓名於屏興卧對之得才否狀輒疏於下方擬廢置 又曰唐玄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為刺史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人皆在選中命宰相諸王以下餞於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賜之

祝神虎斃 禱井泉湧 天中記曰謝傑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為暴傑謁城隍廟舉酒祝神曰願虎只食刺史

無傷愚民因獨宿殿庭中是夜忽有物咆哮其聲如雷逞明視之數虎悉斃　太平御覽曰趙郡王叡除北朔州刺史內防外禦備有條法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陸馥十善

又曰陸馥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諮以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

蕭恪四客

又曰梁蕭恪為雍州刺史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樊鄧歌之云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及恪還梁武問之恪甚慙恧

食三斗蒜

又曰楊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夢三口刀

天中記曰王濬常夢得三口刀人以禾益之手持不得以問郡丞等莫能知劉穀對曰三刀者州字而益之禾持不得禾傍失者秩字明府秩當至益州濬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為秀才

曲宴賦詩

登樓談詠 太平御覽曰南安王楨出爲相州刺史高祖餞之於林都亭詔曰今日之集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 合璧事類曰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月登南樓俄而亮至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封金送上 **運米自給** 太平御覽曰王思政還荊州刺史州城多壞政命蘭小歡督工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又曰泉企爲東雍州刺史纖毫不優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今還公笏 **不付鄉節** 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倚公以重鎮何乃惟利是視孤負朕心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曰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奉笏以見上曰雖違法度功利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

拜洛州刺史　又曰石苞為徐州刺史東關之敗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甘露降庭　嘉禾出境

又曰隋令狐熙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又曰隋梁光彦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上悅其能賜粟五百斛帛三百段御繖一枚

給居義舍　募墾公田

山堂肆考曰唐汞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曰義舍　又曰唐徐申遷韶州刺史按公田之廢者募人耕墾以所收之半畀之歲入凡三萬斛

呼戴帽餳　謂隨使户

天中記曰梁光彦初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轉相州鄴都人多變詐稱其不能理政坐免復拜趙州刺史光彦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餳請復為相州改弦

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光彥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潜竄於是合境大駭

又曰吳越保鎮永嘉百姓悅慕及移姑蘇溫人有攜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戶

原 賈充假羽葆 杜預給追鋒

晉起居注曰賈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一匹追鋒車一乘卧乘車一乘 王隱晉書曰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御府人馬錢三十萬

增 奪腴田給貧單 延文學設餅果

合璧事類曰長孫順德為澤州刺史素侈放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是守長多通饋餉順德繩摘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占部口腴田十頃奪以給貧單 太平御覽曰蔡王智積為同州刺史在州未嘗嬉戲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公孫尚儀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惟餅果酒纔三酌

其簡靜
如此

刺史四

原岳牧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 **諸侯** 白帖曰刺史古諸侯也

列岳 **刺郡** **隼旟** **熊軾** **彤襜** 俱出白帖

朱轓 漢書曰二千石車朱兩轓 **千里** **百城** 俱出白帖 **樂職** 白帖曰王褒為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

置兵 又曰魏司馬朗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夷内威不軌 **高**

車蓋 又曰黄霸為揚州刺史三歲治有績宣帝下詔賜車蓋特高一尺以彰有德 **霽威嚴** 又曰魏相為揚州案法郡國守相多貶黜邴吉與書曰朝廷知弱翁公行方直願少藏器於身相善其言為霽

威嚴

九州之長 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鄭註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侯之賢者為之牧

十有三牧 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土食焉

銅印墨綬 詳通典

銀印青綬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綏和元年改刺史為牧銀印青綬

位居牧伯 又曰令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

位下大夫 漢書朱博傳曰哀帝初何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臣請罷刺史更制州牧以應古制

分刺

諸州 後漢書百官志曰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分部

督察 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部馳行郡國督察在位錄囚徒考功實

刺舉州事

應劭漢官儀曰監司三代曰伯漢興海内未定令刺史舉州事

盡部州境 山謙之丹陽記曰漢承秦罷侯置守至武帝元封五年始置刺史盡部州境

天子所使 黄恭交州記曰刺者言其刺舉不法史者使也言為天子之所使也

奉詔條察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

乘驛奏事 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封四年始遣部刺史十三人乘驛奏事

三年奏事 王隱晉書曰太康三年罷刺史將軍官刺史依漢制三年一入奏事

懷以道德 又曰阮瞻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懷撫以道德

示以恩信 晉書曰唐彬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諭國命示以恩信

奬勵風俗 晉中興書太原温録云温嶠字太真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達於治道軍

人稱頌獎勵風俗

清淨化人 魏書曰劉震為兗州刺史清淨儉約以禮化人

將士感服 魏志曰田豫領并州刺史清約儉素所賜皆散之將士人咸服之

盜賊自止 漢書曰張敞為冀州刺史居部歲餘盜賊自止

計日受俸 謝承後漢書曰楊秉為豫荊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家至貧窶并日而食

十日一炊 又曰左雄為冀州刺史不舉煙火長食乾飯十日一炊

不畏彊禦 又曰陳朔還揚州刺史所黜姦慝不畏彊禦

不事上司 魏志曰崔林為幽州刺史在官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刺史

王遜後濁 晉中興書曰王遜為廣州刺史民人謁者多使作金刺通名妻詰之曰何先清而後濁也

車永貪濁 又曰車永為廣州刺史居官貪濁

神馬白烏 白帖曰王阜為幽州刺史

有神馬白烏見

察過詔條　又曰丞相司直郭欽奏豫州鮑宣煩苛代二千石置吏察過詔條註云所察出六條之外

行去法駕　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法駕駕三馬宿鄉亭為衆所非

見碑墮淚　又曰羊祜字叔子為荆州刺史常登峴山及薨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淚碑

詣闕乞留　又曰种暠字景伯為梁州被徵吏民詣闕乞留一年還漢陽守奚翟男女送到漢陽界暠與相辭十里不得乘車

增為朕卧治　事文類聚曰王及善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曰三十里為朕卧治

屈公卧治　太平御覽曰楊甯希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拜蒲州刺史

推心委公　又曰史甯為涼州刺史遣使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等賜甯謂其使人曰為我謝涼州孫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

善始全終無損功名也

推誠御下 又曰劉弘為荊州刺史推誠御下勵以公義每有徵發手書郡國叮嚀款密莫不感悅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不畏豪強 山堂肆考曰東漢青州刺史王龔不畏豪強按劾貪猾二千石十餘人郡邑守令聞風震慄

不受請託 又曰東漢左雄為冀州刺史性清嚴不受人請託奏按二千石貪猾無所回忌

立碑市旁 又曰唐賈敦頤遷洛州刺史豪右多占田敦頤舉沒官者以賦貧民百姓為立碑大市旁稱頌美政

立碑流所 又曰唐狄仁傑為寧州刺史郡人立碑頌德遷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三千人皆論死仁傑密疏請宥詔免死戍邊道出寧州父老問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泣碑下至流所亦為立碑

呼為慈父 又曰唐李桐客貞觀初為通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

呼為慈母 又曰隋辛公義為岷

州刺史土俗一人有病合門避之公義與有病者置已廳事迎醫療之諸病家子孫皆慙謝合境之內呼為慈母

為國竭命 又曰宗慤為豫州刺史吳喜為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乃止

事國竭誠 又曰源賀為冀州刺史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

不取羨銀 又曰唐王疑為商州刺史州有治賦羨銀疑一無所取

不受美玉 又曰魏崔挺為光州刺史有掖縣老人自言嘗使林邑得美玉藏之海島垂六十年今逢明政願奉之挺不受

芝生州署 事文類聚曰韓思復遷滁州刺史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石頌具祥

秬生州境 又曰馬燧徙懷州時大旱田苗不及耕有秬生於境內人賴以濟

蝗不至境 又曰王方翼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塹寇易

以攻乃發卒建樓堞烽火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

虎不為暴 又曰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病之治機穽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

科定其資 又曰張九齡言古者刺史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郡督刺史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

事澄其源 又曰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所至吏民皆懷之

號薛公渠 太平御覽曰薛胄為兖州刺史城東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胄積石堰之陂澤盡為良田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兖渠

名崔公橋 又曰崔亮為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欲造浮梁而慮長柱不可得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至今猶名崔公橋

高肇清能 合璧事類曰高肇所莅五州皆以清能著稱當時號良刺

史

徐邈清白又曰徐邈為涼州刺史皎然清白

得江表心太平御覽曰晉華軼為江州刺史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下多事軼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

得西州心合璧事類曰郭孝恪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

照天蠟燭天中記曰田元均治成都人有訴訟其懦不能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皮裏陽秋太平御覽曰褚裒字季野弱冠桓彛見而目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後除江州刺史莅政貞素常使私僮樵採

中興第一又曰晉桓伊有武幹又善音律為中興第一遷江州刺史

方伯最少又曰荀羨為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少者

並賜竹屏又曰賀祥為荊州刺史祥有惠政梁岳陽王詧贈以竹屏

風祥取付所司太祖聞之命以賜祥

咸慕側帽 又曰獨孤信為秦州刺史常因獵日暮馳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更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原為十三州最 謝承後漢書曰賈琮為交趾刺史在任三年為十三州最

治為天下最 魏志曰梁習字子虞為并州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三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增

賜錢米絹布 太平御覽曰呂岱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絹布歲有常限

賜驊騮帛穀 又曰韋珍還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還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在此州飲水 又曰竇懺為原州刺史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常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飲曰吾在此州惟當飲水而已

勑相州習法 又曰令狐熙為汴州刺史令行禁止稱為良牧上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當以卿應之 又曰韓麒麟除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説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去

當以汝為始 事文類聚曰陸象先罷徙蒲州刺史兼河東察訪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之言耶必欲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慚而退

原李熹朝廷聞之 謝承後漢書曰李熹為青州刺史奉法督察朝

廷聞之以能治劇

王基南方稱之 魏志曰王基為荆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

劉馥可任江南 又劉馥傳云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

賈充綏靖西夏 晉起居注曰太始七年詔賈充碩量可使持節都督秦涼諸軍事綏靖西夏

巴秖不迎妻子 謝承後漢書曰巴秖為揚州刺史在任不迎妻子俸祿不餘

呂岱不餉妻子 吳志曰呂岱字定公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徵為尚書

脩鹽池家家豐足 晉中興書曰泚田官徐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脩武威酒泉鹽池廣開水田慕貧民佃之家家豐足通供中國之費

治芍陂官民有畜 魏志曰劉馥為揚州刺史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

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吴塘諸堨以溉稲田官民有畜

州界寧肅百姓稱之魏書曰司馬朗字伯達遷兖州刺史州界寧肅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惡衣惡食以儉率下

思化大行百姓樂政謝承後漢書曰謝㚖吾字堯卿遷荊州刺史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廵狩駕幸魯陽有詔敕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因徒朕將覽馬上臨西廂南面㚖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㚖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悉與上合上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

得人民心復留一年續漢書曰种暠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還吏人詣闕上書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民心乃許之暠復留一年

惠愛在人留十八年華陽國志曰嚴遵為益州刺史有惠愛每當還官吏人塞路攀轅詣遂留之居官十八年

益州險遠以親鎮之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益州險遠王教難洽宜以重將親鎮撫之以中郎將下邳王晃為之

湘州險固以叔父居之晉中興書曰譙閔王承字士敬為湘州刺史中宗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

當共理之朝　任分憂之寄　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

播龔黄之政必務六條

刺史五

原詩梁元帝後臨荆州詩曰擁旄去京縣褰帷辭未央

弱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掛裴潛床所

冀方留犢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高欄來蕙氣踈簾度晚光綺錢臨仄宇阿閣繞長廊　又示民吏詩曰閼里尚撝謙瀨一作鄉屬裁知足沿余再分陜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緑方今江漢士變為鄒魯俗　又別荊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陜金貂總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斿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

治豈若兼邦牧朱輪褰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兹

禁姦擿銖兩馭黠震豺狸　增唐王維送梓州李使君

詩曰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

泉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韓翃送郢州郎使君詩曰千人插羽迎知是范宣城

暮雪楚山冷春江漢水清紅鮮供客飯翠竹引舟行一

別何時見相思芳草生　劉長卿餘干夜宴奉餞前蘇

州韋使君詩曰復拜東陽郡遥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

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托分猶戀舊棠陰　又送柳使君赴袁州詩曰宜陽出守新恩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閑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歸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岫朝朝空對謝玄暉　韓翃寄徐州鄭使君詩曰江城五馬楚雲邊不羨雍容畫省年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還繼謝臨川射堂草遍收殘雨官路人稀對夕天雖卧郡齋千里隔與君同見月初圓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

詩曰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爲郡暫辭雙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山鄉祗有輸蕉户水鎮應多養鴨欄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又寄蘇州白二十三使君詩曰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去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異州人閶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　宋林逋淮甸城居寄任刺史詩曰擾擾非我事深居斷俗情石渉無雨瘦秋竹共蟬清翻在慵閑拂詩難

憶細評寥然獨楮枕淮月上山城

增制唐元稹授韓察等明通沔三州刺史制曰朕子育兆人凜乎懼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於遠邇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具官韓察等久於吏職皆著能名或常奉詔條風聲尚在或歷居郊甸惠養有方命汝臨人勿違其俗夫明近於海懦則姦生通邇於巴急則吏擾沔當津會滯則人怨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後可以分吾憂矣爾其勉之　白居易除郎官分牧諸州制曰漢宣

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也朕每三復安得循理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歷率有才用雖典曹庀事其務非輕而卹隱分憂所寄尤重是用竝命分牧吾人歲時之間期於報政朕高懸爵賞佇期酬効洛爾夙夜其念之哉無俾龔黄專美前代

杜牧授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具官竇弘餘蘇莊等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為人擇官因撫重之考於兩漢行

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為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為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庇人矣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終始坐狂愚之罪者勿論深汚各膺寵禄無忝分寄

原碑後漢蔡邕荊州刺史庾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鑒出

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黄石温温然弘裕虚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荆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為荆州刺史仗冲静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静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夷之屯否　晉潘岳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

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鄉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於時文后歷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憮然廻慮殿其衆而返雖為法受黜勲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毓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

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為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内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埸未静以君先帝所拔懷寳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為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效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

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温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未鼎俟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鍾鼎之業岀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世祖游游子孚恥斯鳥獸狹此丘墊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衮闕故已援墜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

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簿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並運以兹一德光事三主七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與京理歸世禄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閒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容匆樞功逶迤袞職貂蟬承弁華藻披衣鳴雙璜於峻陛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

人踐泰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故陜州刺史馮章碑曰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為氏俾侯於魯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君稟靈河嶽比德璁珩閨門和美礜聖開宗握文命氏濁水北流秦關東徙巖險襟帶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容青紫　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慕容燕文明帝𩇯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於

魏公資忠履孝緼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任愛翫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擁戎馬交馳不妨餘裕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渭南千畝之竹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銘曰朝鮮稱國孤竹為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裂武遂秦分寶珪世胄雕戈舊勲名稱實賔言謂身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市為讀山銘

原墓誌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忘寵辱無慍喜靡矜夸慎嗜欲具行軍用武動合奇正乃治邉御衆威裕兼行常凛凛然以中原為己任或欲十萬而横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尅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卧閒帷晤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高蹈而火傳川逝長塗已迫雖景鍾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曰高勲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謡不息

王言有會功爲上等政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

轡難留濛水易收祕丘玄户杳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

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侯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

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

夜聳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已合於是嚴顔不撓極咍諸

戎龎德高聲肆言羣逆胡彝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

相交終符温生之節每以財輕簟籜義重嵩衡割宅字

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

鮮雲藹藹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曰帶花以如笑風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醒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密莊公之誄用憖相遺

江總廣州刺史歐陽頠墓誌

曰公家習尚書少府儒髙於漢卌世居渤海太守文重乎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睦家積遺財並讓諸季無賙同壤公含章内暎遠識沈通室嗜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憑陵公被

銳執允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
始興縣侯而犬戎弒逆宗社播遷陳纂揖讓攸歸高祖
恩加惟舊横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
刺史進為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號征南將軍加
鼓吹一部巫山遠曲喧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
於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渉獵六經優游百氏寛
猺省賦化百越之歸心撫寒投膠感三軍之死力在室
如賓寧慚屋漏不貪為寶每畏人知殺青無兼兩之疑

意苡豈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翼齊之心遺慶流風方留豹産之德

原表魏武帝領兗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㬎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偽假實條不勝華竊感譏誚益以維谷　梁簡文帝為武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寘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譬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霈然之澤欝欝仙居方隅下

臣之奏周任量力固請所陳明主理奪伏冀照許臣聞
繫風捕影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過逺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絲言自天而忽委王刻披雲
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惕已深絶轡萬尋懸車之懼
非淺　劉孝儀為安成王讓江州表曰臣聞失晨之雞
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忸於銜鑣臣昔牧淮岱
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為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
豈可復宣六條闡化千里　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

玄黄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踻之路已窮梁棟之用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竊以淮岱務殷事乖坐嘯枌榆望重非可卧治臣綿頓枕席動移旬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膺兹恩榮　臨川王解揚州表曰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兩空璿璣六運既昧弛張之要猶慚大小之獄故以結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愚私可憑而彝倫難紊敢恃慈弘昌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餐

又為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太邦維屏既慚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開元伯錫壤參墟漢啓三陲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擁部襟帶跨制數州西距嶢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來朝槀街納質二鹵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李揚州舅讓表曰人心彼此盡為敵國金柝夜警和門晝閉加以淮水淼漫危同三版懷山之勢已成為魚之期可見若使

身死可以益國城没足用報恩雖葓魚鼈其甘如薺政以朽耄無庸必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臣

原啓梁陸倕謝勑使行江州事啓曰封畛遐曠壓井奥實陸海神皐偏屬兹境兼以茂親明德維翰作鎮宣述條教光賛聖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擢膺嘉舉

原教齊謝朓為録公拜揚州恩教曰昔召南分陜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

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輿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道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寛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

罷雍州恩教曰折以片言事闕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賢故刻木不對畫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懷圄犴幸得天無虐旱地歇怪蟲今軸車行塗舟艎且戒植柳官渡尚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況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惘茲岐路宜留恵澤

臨雍州原減民間貲教曰誠欲投軀決堤曝身求雨九伐方弘三驅未息役爨之憂兵家

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今春流既長艫舳爭前轉漕相追饋糧不闕義存矜急無俟多費　臨雍州革貪惰教曰壯夫疲於擐甲匹婦勞於轉輸藜藿難充轉死溝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胡寧斯忍復加哀削傷盜抵罪遂為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成潤屋之產

增記唐元結道州刺史廳壁記曰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

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强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䘏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曰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

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

空通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

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監莅者多

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討謨大政其間劉尚

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

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

制權假則相國元公句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

州名士良將遞臨此部况郊海門地浙江三山動揺於

掌端靈濤歕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抗山𩕳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炎沴縈輿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平為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曠有清江之姿崑峩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陳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棘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

增序唐韓愈贈崔復州序曰有地數百里趍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禄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茍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産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

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州佐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簿曹從事史主錢穀簿書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馬部郡國

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又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皆州自辟除為百石（又後漢書或云秩六百石）職與司隸官屬同惟無都官從事漢魏之制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員互相因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别駕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長史司馬等官是）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前牧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

仰自舉擇以為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僚佐頗為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邉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　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郷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　後周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

州府之吏變為郡官矣

別駕一

原杜氏通典曰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梁時別駕官品揚州視黃門郎南徐州視散騎常侍隋及唐並為郡官說在郡佐後

別駕二

原持版　贈刀白帖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部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　又曰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三公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以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之

同

從事秩 居刺史半 應劭漢官儀曰別駕秩百石同諸郡從事 庾亮集答郭豫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流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鄧盛馳傳 周景題輿 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北堂書鈔王允別傳云本郡民有路仁者少無名行太守王珠名補吏允犯顏直諫珠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補為別駕從事

當展驥足 顯化鷹揚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北堂書鈔管寧讓別駕表云州民管寧誕燕雀之賤棲朝桐之華大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顯化之鷹揚宜投英儒非誕闇昧所得私者

腹心之任 股肱之忠 先賢行狀曰袁紹領冀州牧以審配為別

駕委以腹心之任并總幕府　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也本州呂虔檄為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衆州境獲寧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唐彬正色　長文佯狂

孫盛晉陽秋曰王沈檄唐彬為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誨以納善不顯諫以自彰當朝正色焉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廣漢郪人也益州五辟公府再拜皆不就又送別駕傳辟之長文佯狂不詣州縣改服逃亡

齋傳假董正　卑辭請鄧粲

廣州先賢傳云董正字伯和南海人也時州治蒼梧郡張使君舉正三辟不就後更辟書正難重違州意從詣州使君聞已在途命書佐齋別駕從事假正正慚俯就復上傳送本郡　晉書曰鄧粲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

貳職四岳

佐理六條 佐股肱之郡 屈公輔之才 當共理之才 居半刺之任 貳龔黄之政 播海沂之謡 縣屈良才時善麗統 邦稱孔亮人詠王祥

別駕三

原緹油屏泥 漢書循吏傳曰黄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賜車蓋特高一尺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屏星曲翳 豫章列士傳曰孔恂字巨卿為別駕從事車前後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曰使君毁國舊制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乃投傳去刺史追謝之乃止

以儉厲俗 謝承後漢書巳祇傳云祇為別駕體素清白以儉厲俗在官不迎妻子係

祿不餘

以疾辭官　魏志曰兖州刺史令狐愚辟單固為別駕以疾辭官

思得袁琇　北堂書鈔應亨與州將書云誨命欲求別駕思得一人陳國袁琇以其才經治亂也

勸迎天子　又曰袁紹領冀州以田豐為別駕豐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慚田別駕

太祖改容　魏志曰魏太祖破袁氏冀州辟崔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二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惟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

溫恢無憂　又曰溫恢為揚州刺史蔣濟為別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善於將命　臧榮緒晉書何攀傳云王濬為益州辟攀為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

攀籌畫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嘉之詔攀參濬軍事

宜得其才 北堂書鈔曰王丞相集有敎曰護軍長史顧和理識清敏的令端右宜得其才以為別駕寀和總角便有清操旗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趍卿矣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王導為揚州請為別駕

江統舉賢 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越為兗州牧請君為別駕與君書曰昔王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又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者否君舉高平郗道微為賢良陳留阮宣子為直言濟北程弘叔為方正皆於時選為允

易雄解位 晉中興書曰易雄字與長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寒門不宜久處其位解位後為舂陵令

在府稱職 又曰丹陽陶鉌云迴字泰潤大

將軍王敦命為參軍轉州別駕在府稱職

所在任職　又曰習鑿齒字彥威荊州刺史桓溫辟齒為別駕溫出征伐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在職十年

在朝誠亮　北堂書鈔王丞相教云治中張遜在朝誠亮可補別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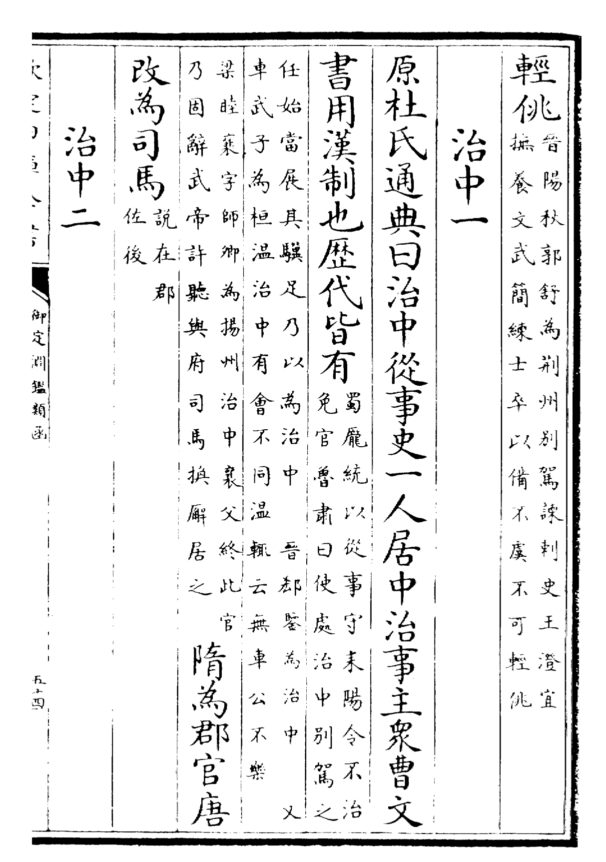
協和輔相　魏志王基傳云刺史王陵特表請基為別駕協和輔相

先主辟龐統　蜀志龐統傳云諸葛亮言統於先主先主見與言譚大器之辟為別駕從事

呂範辟陸遜　吳書曰孫權嘉陸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

陳茂諫周敞不宜履險　謝承後漢書曰陳茂有異術交趾刺史吳郡周敞辟為別駕從事敞欲到朱崖儋耳茂諫曰不宜履險敞不聽涉海遇風船欲顛覆茂仗劍呵罵水神方得濟

郭舒諫王澄不可



輕佻晉陽秋郭舒為荊州別駕諫刺史王澄宜撫養文武簡練士卒以備不虞不可輕佻

治中一

原杜氏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用漢制也歷代皆有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曰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乃以為治中晉郗鑒為治中又車武子為桓温治中有會不同温輒云無車公不樂梁睦褒字師卿為揚州治中衆父終此官乃固辭武帝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隋為郡官唐改為司馬說在郡佐後

治中二

原大水及期 益州耆舊傳云任文公為治中時早白刺史云五月一日大水至及期果然

單席於地 又云張彥字伯春為治中刺史每坐高床治中單席於地

職在刺割 王充論衡自紀篇云王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寂廢

恐非常選 晉書庾冰表云州任實重恐非常選

凌虛歸家 鄧德明南康紀曰盧耽任州為治中有神術能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為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幕擲之得履一隻

奉使稱意 蜀志曰先主數令彭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

三轉至治中 檀道鸞晉記曰習鑿齒字彥威才情秀逸桓溫奇之自州從事

戚中三轉至治中

三十為治中 世說曰習鑿齒史才不常桓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為荊州治中謝戚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

陳禪五毒畢加 謝承後漢書曰陳禪為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苛刻受納賊賄禪當傳考乃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

陰澹割耳訴枉 王隱晉書曰陰澹時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為治中從事割耳訴枉

所拔皆為牧守 益州耆舊傳柳琮字伯騫為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之語曰得黃金一荀不如柳伯騫所識

諸事一以諮之 江表傳曰孫權克荊州將吏悉歸附而潘濬獨稱疾權遣人以牀就家舉致之濬涕泗交橫權親以手巾拭其面即以為治中諸事一以諮之

主簿一 功曹書佐附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 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隷功曹從事史兼錄衆事應劭漢百官表曰司隷功曹從事即州治中從事也晉以來改功曹為西曹書佐宋有别駕西曹主吏及選舉即漢之功曹書佐也

主簿二

原畢雲自劾三輔決錄云畢雲為主簿剛直樂善火燒楊園詔推之雲自考劾遂死 郭

舒自繫 晉書曰郭舒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即命為治中

詣習主簿 晉陽秋曰習鑿齒為桓溫主簿令於蜀致星人既夜問國家祚運脩短答云世祚方永溫不悅明晚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令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鑿齒親遇隆密 又曰習鑿齒為桓溫荊州主簿親遇隆密

景仁撫箏而歌 北堂書鈔曰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靈寶門下靈寶聞其善彈箏以箏令其

彈之因歌秋風意氣殊遠靈寶甚重之

主諸簿書普闗諸事 又曰韋昭辨釋名云主簿者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闗諸事也簿書必有掌者録事總領之耳

毀服為豎親執勞辱 臧榮緒晉書曰譙王承為湘令易雄為主簿佐史逃散雄毀服為僮豎從之親執勞辱

從事一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附

原杜氏通典曰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主督促文書舉非法 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臓罪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 祭酒從事史漢魏以

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從事二

原德行堂堂 辨論洶洶

益部耆舊傳曰邢顒為州從事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顒字子昂 魏志曰嚴包字文通才學最高應州辟衆為之語曰辨論洶洶嚴文通

舉姦摘伏 依法執案

益部耆舊傳曰賀太和州辟為從事舉姦摘伏部人無怨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為南陽郡從事太守芮氏親連王室自恃豪援芝依法執案

百僚敬服 萬里肅清

謝承後漢書曰胡騰為荊州從事萬事既辦一州肅然百僚敬服其能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為郡從事

萬里肅清

就車赴職　投傳去官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為郡從事曰震宿有負薪之憂力疾就車職重人輕必不堪久　王隱晉書曰劉毅州辟為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司隷徐不過曰躩虎之犬齕鼠蹈其背毅曰既能躩虎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從事三

原文學從事　管輅別傳云冀州刺史裴徽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使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

武猛從事　典畧云張楊靈帝時為并州武猛從事

材力過人　蜀志曰馬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材力過人好論軍事

武力過人　張遼傳云張遼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

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

九江郡從事三府側席

三府側席 北堂書鈔鍾離意別傳云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署

八辟從事 謝承後漢書曰周樹達於法善能解煩釋疑八辟從事

陳事序要 又曰周樹辟為從事刺史孟觀有罪俾樹作章陳事序要得無罪也

不累其身 益部耆舊傳云李弘字仲元為州從事揚雄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不畏彊禦 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為州從事時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贓五六十萬種即舉奏一州震慄

號曰臥虎 陳留耆舊傳云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嘿好沉深之謀為州從事號曰臥虎故人謂之

巍然不語高孝甫

當爲鷹犬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爲部從事時濟陰太守單匡在官放恣辟震請見曰當爲鷹犬

師友之道 東觀漢記曰班彪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相敬愛接以師友之道

尚德之舉 孟嘉傳曰庾亮拔孟嘉爲勸學從事高選儒官嘉値尚德之舉

廉潔通敏 漢書曰趙廣漢爲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

威厲冰霜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轉部從事太守苟氏不遵法度芝乃諷諫威厲冰霜

世稱冰清 東觀漢記曰樊準字幼陵爲别駕從事監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

號白馬從事 廬江七賢傳曰陳衆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光武遣司空李通師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衆於是自請以恩信曉諭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服民立生祠曰白馬從事

比都官

從事 見司隸校尉篇通典註中

喬公得姦贓 後漢書曰喬公祖為梁縣功曹荊河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公祖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郡從事窮理其罪景壯公祖意即署遣之到具考得姦贓梁冀馳檄救之景承旨召公祖還檄至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公祖由是知名

文公有道術 益部耆舊傳曰任文公有道術為州從事越嶲欲反遣案虛實止傳舍有風發文公起曰當有逆變因率駕去未能發者為郡兵所殺

子顏奇士可與計事 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

令思才器以為賓友 晉中興書曰華譚字令思幼而好學弱冠知名揚州刺史周浚禮辟署從事愛其才器以為賓友

中正一

原杜氏通典曰按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大公平亦其任也吳習溫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後潘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稱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統

殷庶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爲劇昔衛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　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始　又干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令曰大小中正爲内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　又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簿從事　迎刺史若吏部選用猶下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　又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啟稱州都大中正爲吏部尚書侍郎司徒左長史掾屬皆爲中正臣今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爲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兼也

齊梁亦重焉梁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開尚書八條事**後魏有之**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須得才業兼資者太武帝時崔浩爲冀州中正**北齊郡縣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爲之**乾明中邢邵爲中書監同郡許惇與邵競本州中正遂憑附宋

欽道出邵為刺史

隋有州都其任亦重　晉王廣為雍州牧司空揚雄太僕高熲並為州都

唐無

中正二

原定九品　晉書曰劉毅論九品云臣聞官材三難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也

有八損　詳上

不能寬大　魏畧云時苗字德冑鉅鹿人也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至於敘人才不能寬大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平次人才　北堂書鈔傅子云魏司空陳羣主九品之制置郡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

觀過黨里　又應璩新詩云十室稱忠信觀過必黨里

自品編戶 又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書序往代賢智以為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汝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得人今可令長守為小中正各自品其編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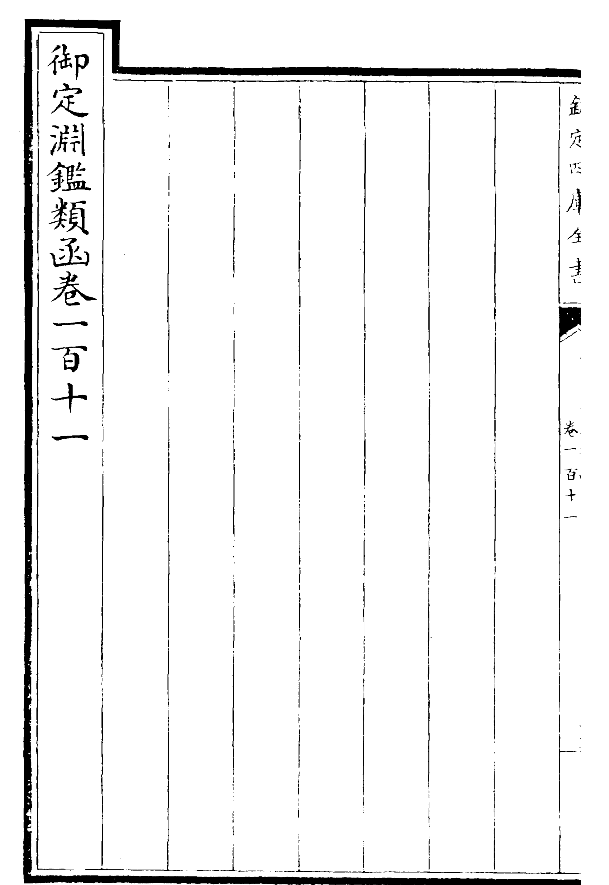
銓評之職 干寶晉記云傅咸在位多執正為豫州中正云云

清定之選 北堂書鈔湛方生諫中正啟云清定之選實須其人

總十六州 王隱晉書云魏舒兼總十六州中正

操人主之威 北堂書鈔云劉毅論晉置九品之令為中正乃操人主之威

掌州鄉之論 又傅暢自序云時請定九品以余為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謹案第一頁後三行乃遣丞相史出刺刊本誤置史字於刺字之下據通典改

第十九頁後四行不服極法刊本服訛復據漢書本傳改

第三十一頁後三行與鎮兵雜限以沙磧刊本雜訛雖沙訛砂據唐書本傳改

第四十頁後七行燕文明帝䲵之後也刊本脱明字又䲵訛晃據庾信集改

第四十一頁前二行不妨餘裕刋本餘裕訛殊俗

四行渭南千畝之竹刋本畝訛頃並據庾信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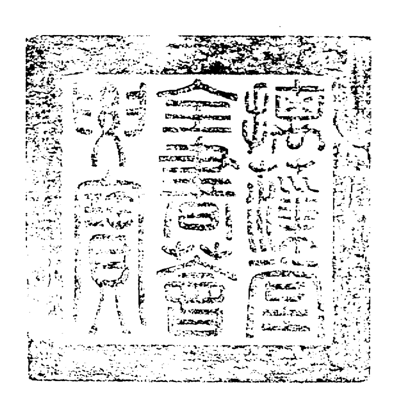
改

第四十二頁前五行於是嚴顔不撓刋本嚴訛厥

據徐陵集改

第六十頁前三行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刋本上

訛於據通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程蓮孫